

泪花

一个女人一个故事，一滴泪花一点人生，女人不止万个，泪花只有两种。

舒金元 著

江西人民出版社



泪花

舒金元 著

江西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泪花 / 舒金元著. —南昌:江西人民出版社, 2011.12

ISBN 978-7-210-05123-7

I. ①泪… II. ①舒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252066 号

泪花

作者:舒金元

责任编辑:辛康南

出版:江西人民出版社

发行:各地新华书店

地址:江西省南昌市三经路 47 号附 1 号

邮编:330006

网址:www.jxp-ph.com

E-mail: xkn5928@126.com

2011 年 12 月第 1 版 201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787 毫米 × 1092 毫米 1/16

印张:14.5

字数:135 千字

ISBN 978-7-210-05123-7

赣版权登字—01—2011—430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定价:27.50 元

承印厂:南昌正彩印务有限公司

赣人版图书凡属印刷、装订错误,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好歌千万，为什么没有一首动听的道德之歌；奖赏无数，为什么没有一个诱人的善良之奖。呜呼！天漫漫人之上下求索——给我一个道德社会吧！

她在幼儿园的大门口站着，实际上，她是一只手扶着电动车，身子是斜靠在车上站着。凉风拂过她有点散落的长发，她时而用手理理，时而头往左甩，让发际回落。

她的那双大眼还不停地往院落张望，站在门口的人都和她一样，眼睛总是不离园内，哪怕是园内杨树上的小鸟突然起飞的微小声，都足以让众人的眼光收去。

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，大门口的人越聚越多。

她今天来得算早的，平时她总是看好时间再来，今天她是到家乐福给儿子买一狗娃娃后就直接来接儿子，这狗娃娃是儿子最喜欢的玩具，家里已堆满了各种各样的狗娃娃，但是只要她一发现有新的品种，她一秒钟都不会犹豫，把新狗娃娃拎回家，让儿子乐上几天。可是，儿子总是玩不够，他简直就不是玩，是虐待，他对这些狗娃娃不

2 泪 花

是掐就是打，儿子玩狗娃娃实际上就是特别爱听狗娃娃叫，因此，如果狗不叫了，他就会又掐又打，这狗娃娃就玩不了几天，如果狗娃娃叫的时间越长，叫的声音越尖利，儿子就越高兴，他就会抚摸着狗娃娃或用手指给这狗娃娃梳梳毛发。她今天在家乐福买的这一只狗娃娃，在商场就已试过，叫声特别尖利，儿子一定会喜欢。

可儿子怎么还不出来？噢，谁都没出来，儿子怎么会一个人出来？她看了看四周的人，已经是满满地挤在了大门口，来接小孩的像她这样 30 来岁的少，也有比她年轻的姑娘，更多的是上了年纪的老人。

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，大门口已经被人塞住了。

铃铃的声响了起来，所有人的眼光都集中在了大门口，虽然方向一致，但每一束眼光都有自己的眼点。

一个又一个，一人又一人地从大门口走了出来。淘气的幼儿拉着爷爷的衣袖，手比划着离开了；乖乖的小女孩牵着婆婆的手，笑盈盈地走开了。忽然，一声刹车声与开车门声交替而来，车上走下一个穿黑衣的中年男子。她想：这又是有钱人家来接人了。

“妈妈！”她听见了儿子熟悉的声音，举目望去，儿子已在门口向她招手，她想走过去，可是，这笨重的电动车，她只有高扬起手向她的儿子摇晃，儿子走得并不快，他也走不快，人太多。

儿子的小脚步，一步，又一步，快，就快到自己面前了，五步、四步、三步、二——，她正要伸出手去拉儿子时，

突然间,站在她身后的黑衣男人猛步向前,伸出了他有力的大手,在儿子的腰身一揽一抱,飞身到了车旁,一刹那,她懵啦!儿子被陌生男人抱走,她的眼睛冒花,大叫一声:“你干什么?”便冲了过去,说此时,那时快,这黑衣男人已上了车,这边发动机也已响起,车立刻就会无影无踪,“停下、停下!”她的思绪已无,只有让这车停下,可是,车却扬起尘土起步向前而去,她的眼睛冒花,在她的眼花中,只有这儿子,她不能离开儿子,说那时,这时更快,母亲的力量冲天而起,她飞身一跃,跳上了这车,这一回,黑衣男子傻了眼,但他的眼中却尽是凶光,只见他凶眼凶声地命令司机:左右摔方向盘,把她摔下去。

这边一摔。那边人立马倒在车尾盖上,人就急速而下,顷刻,她就要直摔而下,她的两眼冒着金花,母亲的智慧降地而生,她的右手从后盖箱的挂钩滑过时带住了三根手指,紧接着,她的左手顺势抓住了后车横杆,再接着,她的右手也紧紧地抓住了横杆,但是,她的两腿已在地上翻滚如潮。

这是一幕惊天地、泣鬼神的人间悲剧,这也是一幅人间母爱与邪恶搏斗的惨案。

这边,小车在沙子路上急速中左右摆动。车后扬起的沙尘与女人流出的血液翻腾在空中,一粒沙子、一滴血;一片灰尘、一片血腥味。

那边,女人双手紧抓扣住车的后横杆,她的下身急速地,车有多快下身就有多急速地摔打地上,人的肉体与坚

硬的固体不停地摔打，女人的膝盖上，脚趾上，整个双腿都在流血，血一滴滴，一片片印在地上，印出了人之残忍之惨不忍睹。

两边，行人惊骇得只看不动。

空中，没有风声了，更没有雨声，唯有这车的轰鸣声和着肉体与固体的摔打声，声声凄厉，声声泪花，声声都是撕心裂肺。声声都让人锥心刺骨

天也晕倒，地也昏暗。只见地上跳石乱起，尘飞沙扬，如烟幕之乱像，如油锅之翻滚。

再看这边，车已经摇动了近 200 米，丝毫没有减慢的迹象，车轮还是滚得那么快。

再看那边，女人已是筋疲力尽，口中却声嘶力竭地呼叫：“停、停下！”眼见得，左手五指抓钩，渐渐地一指又一指地脱钩，只剩下中指苦苦挣扎，钩抓住这命悬一指的横杆，眼见得，右手也开始乏力，同样是从五指、四指、三指、二指——

“啪”的一声震撼人心，她倒在了地上，这车扬长而去。

立刻，许多人围了上来，空气中如爆炸般散发着各种不同的气息：抽泣声、哀叹声、大叫声、咒骂声、电话声，五声俱在。

她横躺在马路上，头朝天，双眼紧闭，惨白的脸上留有点血迹，那血是红的，紫红的，脸上的几抹污垢，几条伤痕是在落地后挣扎时留下的，可见，她在落地时，甚至

在落地后的数秒钟之内还是清醒的，她知道她的儿子被人绑架，生死未卜，此刻她不能倒下，在她倒地时，母亲的信念还存在，落地的那一刻，她试图挣扎着站起来，但是她没能站住，她怎么能站住，她已经奄奄一息了，在地上翻滚了几下，她就不动了，几乎是僵直地躺在地上，失去了知觉。

她的身子，特别是下半身，是所有人特别是女人都怕看的，但还是有人看了一眼，就是这一眼，让人心中一酸，双眼紧锁，掩面而去。

她躺在地上，并不厚的裤布磨开了两个大口，两个大口在膝盖部位，正是在这磨开的地方，由于血渍积聚，滚磨的有几处已硬如帆布，在这几处，并不能见到鲜红的血，没有红，但有血，是血渍让裤布硬的，裤布里层是血，外层是尘土和细沙黏附在一起。

人血最残酷的下场是什么？就是这五色俱在、看不见红的斑斑血迹。

很快，民警到了。

紧接着，救护车到了，救护人员把她抬上了担架，抬上了车，救护车走了，人们还停留在那儿，不知有几多的哀叹，几多的泪花。

她躺在了医院的病床上，血在一滴又一滴地输送到她的血液里，她的双腿显然已失去知觉，但是，她的知觉，正确地说，她的神经中枢在她输血十二小时后恢复了知觉。当她睁开双眼时，在她的周围只看见丈夫和她的母

亲,“儿子呢?”她问。

丈夫安慰着她:警方正在全力搜查这普桑车,儿子现在应该是安全的,因为恶徒绑架儿子是有目的的,所以他们不是为了伤害儿子,警方要我们冷静,估计恶徒会打电话来。

母亲默默地看着她不说话,母亲的眼中满是泪花,然而,每一滴泪花都是一句话:母亲的爱,母亲的愁,母亲的苦都在这泪花中。但她却有话跟母亲说,她稍昂起头,想拖起沉重的双腿坐起来,钻心的痛让她还是平躺在床上,她给母亲的只能是淡淡地一笑。她想告诉母亲的是,她能顶住。

时间在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地过去,亲人们焦急地等待着。

一天过去了,没有动静;两天也过去了,没有音讯;三天又过去了,还是没有消息。

第四天,两位警官来到了医院。

年纪大的警官告诉他们夫妻;情况可能有点复杂。如果绑架者是单纯要钱的话,应该有电话来,可是,绑架者却不着急,现在我们考虑有两种情况:一种是我们很悲观,那就是报复性伤害,这种伤害有时候也会发生在很小的事情上;另一种可能是绑架者另有企图,这种情况会有好多种可能,如威胁、警告、暗示等等。现在我们来,就是来了解情况,你们夫妻要全力回想所有有交往的人,有没有过节,有没有产生过矛盾,有没有争执,无论是人事、经

济、社会任何一方面都回想。

他们夫妻进入回想之中。

她回想起来,生活真是太简单了。她的回想只能说是生活,因为她没有参加过工作。她从大学毕业后六个月就嫁给他了,到现在已有六年的时间了,这六年来,她一直都遵守着世人所说的三点一线:一点是菜市场;第二点是回母亲家;第三点是前年才开辟的,就是这幼儿园。除此以外,她哪儿也不去,要去哪儿都是由丈夫陪伴着。她没有同事,几乎也没有朋友,只有三个同学在电话里才有交流。她的生活是那样的单调,却又是这么的幸福。她爱她的丈夫,丈夫回家总能吃上她喷香的饭菜,还有那说不完的甜言蜜语;她爱她的儿子,每天的抱,也抱不够,每天的亲,也亲不完,还有她做母亲的那千言万语,如江中之水流之不尽。这么的安乐,这么的幸福,她怎么会与他人有过节,会有什么纠缠呢?

她抬起了头,向二位警官摇摇头。

他回想起来,生活真是充满了色彩。他的生活丰富多彩,他有一个幸福而美满的家,他爱他的妻子,妻子美丽又善良,最喜欢的是妻子很听他的话,为了他,为了儿子,她全身心地操持着这个家。在家,她无忧无虑;在外,她与世无争。要有什么瓜葛,有什么纠纷,就只有他了。他大学毕业后,到了一家建筑公司。在公司里,他看图纸,画草图,也做预决算,慢慢地他看出来了,搞建筑工程一夜就能发财,他想发财,所有的人都想发财,生活需要发财,在

当今社会，不发财就意味着低人一等。他也追求自由平等，没有钱，哪有平等，平等是西方有钱人叫出来的，没有钱的人根本就没有钱来叫。他也要平等，要跟有钱人一样的平等，不要跟没有钱的人一样的平等。于是，他的追求使他从建筑公司不辞而别，让他不辞而别的是，他已经通过当基建科长的同学，包到了一个小小的工程，预算是85万，工程结束后，85万剩下了整整40万，他给了他的同学10万，当然，没有给到同学的手中，同学怪他无情无义，同学不是要钱而是不要钱，说收了钱才是无钱无义，同学说，帮他是看在同学的情意上。但是，他没有送出这10万元，就总是不能安心，最后，他采用了移花接木之术，把这10万元塞在同学的妻子手中。他才回家好好地数数这天文般的数字——30万。这是他的第一桶金。数数这么多钱，他想，他这一辈子都不会再去人家的公司上班了，要是还在上班，这钱一辈子都挣不到，除非不吃不喝。他现在可以说，不愁吃喝了，下一步就是要向有钱人的平等追去——有车有房。他开始了更加精彩的生活。喝酒、抽烟、打牌、KTV……除了女人，几乎所有的交际娱乐他都跟进，所有的跟进只有一个目的：追平有钱人的平等。于是，朋友多了，哥们儿多了，校友也多起来了，同学越来越亲，朋友越来越好，关系一步步拉，友情一点点加。再就是，他包的工程多了，终于追到了有钱人的平等，这就是老子曰：“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。”如今，他什么物都有了，可是，追上了才知道，还是不平等，有钱

人的平等还有一、二、三……等级无穷尽，他的车才 20 万，他的房才 30 万，不行，要平等，追。他现在正在追一个大的工程，工程总造价是 1200 万，是省水利厅的水电工程，关系已经搞定，厅长早已许诺。可是，上个月这厅长面露难色，他再三追问，厅长才道出其中原由：那工程所在地的县有一姓周的包工头已打通主管的副厅长，这还不算，听说这包工头很有势力，不仅在县城横行霸道，在市里也听说这包工头有点名气，如今，虽说是投标，但实际上这包工头与这主管副厅长不插一手，这工程就是咱们的无疑，可是，两家相争必有一失，兄弟看看能不能在省城再找找省里领导的关系压压。这几天，他就正忙于找关系，儿子就出事了，不会是对方吧？

想到这里，他猛地一抬头，向两位警察说了这工程一事，当然，领导关系他不能说。

警官还是老话：现在情况不明，他们回去再研究看下一步，但目前还是要冷静等待，一有情况，马上通知我们。

第五天过去了，第六天、第七天……

她焦急地等待着每一天，每一个小时，时间在缓慢地过去，如此之慢，大脑在思虑如麻的痛苦中折磨，心却受着如热油锅般的煎熬，每一天，每一个小时，每一分钟，这是世界上母亲最揪心的日子，是母亲最难熬的时间，只有在她睡着的数小时，才没有了苦思苦想。但是，噩梦每晚都在鞭打着她，一旦醒过来，一定会惊得一身冷汗。而她自己腿是痛、是好、是坏，却是无关紧要的，但她知道，

自己已经能坐起来了,有时还能走动,可是没有了儿子,她的生活,也就是她的一切,都是死一般的恐怖。

第八天,同样是揪心的一天。

第九天,她还是坐在病床上,痴痴地望着天花板。

忽然,她听到一阵急促的脚步声。越近越响。越响越近。只见她的丈夫满头大汗气喘吁吁地跑到了她的面前。“儿子回来啦!”“儿子呢?在那儿?”她的呼吸也变得急促了,他扶起了她,话也在安慰着她:“在急诊室,不会有大问题,只是睡着了。”他搀着她,一步步朝一楼急诊室走去,边走边说话,丈夫告诉她,儿子被那凶徒扔在幼儿园的大门口,被阿姨发现,就打电话给警察,又打电话给他,于是,他赶到幼儿园,就把儿子送进了这医院。

在急诊室,她看到了自己的儿子在躺着,睡着了,医生告诉他们,儿子无大碍,只是吃了安眠药。她知道,一定是凶徒给他吃的。

看到自己多日不见的儿子,她泪流满面,泪花一片片飞出:八天,就如八年,但无论是多少年,她儿子的面容,她都是这么的熟悉,大的鼻子,宽的脸,像她一样大的眼睛,他的笑声,他的儿歌。儿子的睡眠总是这样的安稳,她每天晚上一定要看着这张脸,实际上是看着儿子这双眼睛闭着安稳地睡了,她才安心去睡。没有任何一天她与儿子分开了,而这一次,一分就是八天,这八天,儿子不知道受了多少苦,受了多少委屈,没有了妈妈在身边,他什么也不会,什么也不懂,可是,这八天,他是怎么过来的? 难

道就是这样睡了八天,难道八天没吃没喝,他一定饿了,一定累了,我要带他回家,煮好的给他吃,让他在家睡得舒服,睡舒服起来,还有他最喜欢玩的狗娃娃。

终于,她与他的儿子又回到了她们的家。

在医院,儿子醒来后就告诉了他的爸爸妈妈,在那里,他有吃有喝,也睡觉,只是没有什么玩物,后来,那凶狠的男人给他吃了几颗白的东西,他就什么也不知道了,现在 he 知道了,他和他的爸爸妈妈一同回到了好久没回的家,儿子还说,他还以为是做梦了呢!

人生如梦,这回就是一场噩梦,她想。

回到家全都乱套了,东西乱套,灰尘乱套,他手忙脚乱,必须该套的套,该整的整。但最要紧的是将狗娃娃拿给儿子玩。

她把那只在家乐福买的狗娃娃拿了出来,儿子一看直叫唤:汪、汪、汪,接着,她把按钮一压,同时,让狗娃娃直跳到地上;丝汪、丝汪、丝汪汪的狗娃娃声与儿子的汪、汪声此起彼伏,如钢琴般的节奏响彻屋里,她看见儿子开心地时笑时叫,不禁也笑了起来,她好久没笑了,就连不爱说笑的丈夫也跟着她笑了起来。

可是,她的笑声并没有延续下去,延续下去的是更悲哀的哭声。

她压根就不会想到,这种倒霉的、全国每天都发生的噩运会降临到她的头上,她怎么能够相信,然而不管你相信不相信,现实的无情,会让人虔诚地跪在庙宇的神像面

前。

回来的第八天,她丈夫说,他必须去公安局,必须抓到歹徒,虽然警官说,难度不小。

早晨走的时候,她还叮咛他,离家不远的地方在修路,要多加小心,不知道这竟是他与她的永别。这怎么可能?

可是,她现在,明明就在前不久才出院的这家医院的病床上看着她的丈夫,而且是永远不能起床。站在她身旁的人告诉她:在那修路的地方,由于没有红绿灯,当她的丈夫横过马路时,一辆从右方向急速过来的小车直冲向前,等丈夫发现已经来不及了,丈夫的车被撞,然后车头的方向来了一个 90 度的摆向,可是车没刹,也许是人撞晕不知道刹了,丈夫的车直冲而下 20 多米的悬崖……

接下来,是医院人道的抢救,然而,在不人道面前,人道是多么的脆弱,她的丈夫脆弱地永远离她而去了,没有道别,没有遗言,只有眼前这僵了的遗体。

此刻,她在丈夫的尸体旁悲恸、悲痛、悲恨、悲哀,悲伤欲绝。

她责问天,责问地。

这是天意吗?不是,这是人为,这首先是因为有了汽车,正是有了汽车,人为的偶然交通事故就必然要发生,必然是为了抢时间,必然是车速快,必然是没有遵守交通规则,所有的必然,就是最后一个必然——以生命作代价。

但对方却活了过来,虽然付出了重伤的代价。

她叫天,天不应,叫地,地不灵,无人应声,无人同悲,无人会分去她半点的悲恨。自己的苦难只有自己来承担,哪有救世主?病房里死一般的寂静,只有一具僵尸,一个活人,只有抽去这心丝的哭泣声,只有收去这灵魂的哽咽声,这是世界上最悲惨的声音,也是这个世界上最悲哀的音乐,这个悲惨的声音,这种悲哀的音乐,一代又一代,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,从来就没有间断过。

这是为什么?

此时,她悲痛欲裂,一声又一声地抽泣,一句又一句地哽咽,泪花一点一滴地流淌在她的眼眶里,泪花一点一滴地掉在她的脸面上,泪花一点一滴地钻入她脆弱的心中,她的思维已经去了,她的思想已经没了,只有这满满地泪花。

她的母亲来了,母亲站在了她的身边,母亲没有说话,也只有泪花,这是所有女人的,也是所有母亲的。

泪花,浸湿了多少女人的眼帘;泪花,吞噬了多少女人悲伤的曲调;泪花,深藏着多少母亲的含辛茹苦;泪花,满含着多少母亲的千言万语。

最后,母亲说话了,母亲的话是世界上最真诚的话,她又怎么能不听呢?母亲说:不要太悲伤了,已经发生无法挽回,身体不能垮了,还有儿子。是的,要不是为了儿子,她会跟他而去,不管他是上天还是下地。有人进病房来了,把她的丈夫从病床上移到了担架上,走出病房直奔

地狱之门太平间而去,此时她的哭声愈加凄厉,随着担架的离去而声声嘶裂,让人不忍竖耳,让人不敢张眼。

她不知道她是怎么回到家的,母亲瘦弱的身体扶着她,一步一步地,没有踏地声,只有叹息声,母亲的叹息和着她的哽咽声交响着人间的悲剧,也只有母亲才会与她共鸣,也只有母亲才知道体贴自己的儿女,没有任何力量能分割母爱,哪怕是金钱,哪怕是生命。

如果没有母爱她已经倒下,她有她的儿子,儿子需要母爱,离开了母爱的儿女是不健全的生命,母亲给她母爱,她给儿子母爱,生命就这样,由于母爱一代又一代地走下去。

她现在最重要的是要走下去,因为她还有爱。还有儿子。

到家了,她不能再哭了,虽然她现在已经哭不出声了,但在儿子面前,不要有悲伤,更不要有眼泪。可是,她走到家门口的时候,听到了哭声,是另一种刺她心的哭声,儿子的哭声传到她的耳中,她赶快打开了房门。

哇!狗娃娃已经光着身子,金色的毛发散落一地。儿子满脸污秽躺在地上哭泣,儿子的哭已经是沙哑。她赶紧抱起儿子,拿着毛巾给儿子擦去污秽,还有满脸的泪花,同时,安慰着儿子:别哭、别哭,妈妈回来了。是啊!儿子怎么不会哭,她让他一个人待在家里,他要他的妈妈,他想妈妈,他也会想他的爸爸,可是,他会永远地想爸爸却永远地再也看不到他的爸爸。多么命苦的儿子呀!你怎么和